

# AI“偷”走我的声音： 一个配音演员的“失声”时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赖浩 张哈 图/受访者提供

2026年3月中旬，国内一知名配音机构携旗下多位配音演员发布联合声明函，对当前频发的AI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声明，呼吁规范AI声音训练与使用行为。声明发布后迅速引发关注，也让“AI盗声”这一长期存在于行业内部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。

对于31岁的职业配音演员沈安宇来说，这场讨论已经迟来了三年。

2023年11月的一天，他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视频。视频里，一个男声正在解说一位电影人物。朋友觉得声音很像他，却又有些说不上来的别扭，便发来询问：“这是你配的吗？”

沈安宇点开听了几秒，心里一沉。

声音太像了。

语气、节奏、停顿，甚至一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咬字，都与自己如出一辙。但作为专业配音演员，他还是捕捉到了那些细微的、冰冷的机械感。

那是他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的声音被AI克隆了。也是从这一天起，某种无法言说的不安，开始笼罩他的生活。



沈安宇正在配音

## 当我的声音不再属于我

对于沈安宇来说，“声音”是他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上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本。大专毕业后，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很多年，淘宝客服、酒吧服务员、网管……这些工作他都尝试过，但因为种种现实原因，都没能坚持太久。直到2020年前后，他偶然接触到短视频配音行业。他惊喜地发现，只要有一支麦克风，靠着声音，自己也能闯出一片天地。

最初他在贴吧接单。刚入行时，百字两三元是常态。为了多赚一点，他常常从起床开始就坐在电脑前守着，对着麦克风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，一天录制一两万字，最多的时候能录三四万字。随着客户积累，价格涨到了百字十元左右。那些电影解说、科普宣发文案，成了他丈量世界的窗口，也让他有了稳定的生活。

然而，这片“栖息地”正被AI技术蚕食。从第一次发现自己被AI“盗声”后，类似情况越来越频繁：短视频平台、知名账号的视频中，不断出现“他”的声音。过去，客户购买的是配音演员的时间和情感；而在AI世界里，只需扒取他过去的音频，就能生成完美、不知疲惫、24小时在线的“沈安宇”。

更荒诞的是，连父母也分不清真假。“他们会拿着一些知名账号的视频问我，这是不是你录的？”沈安宇苦笑。父母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懂什么是人工智能，“他们总以为我出息了、赚大钱了。”现实中，他因AI冲击，单量暴跌、收入锐减。他更害怕有人用AI声音做定制诈骗，让年迈的父母陷入恐慌。

## 为了证明那是我的声音

发现被侵权后，沈安宇找到了曾代理过全国首例被法院宣判的AI声音侵权案件的律师任相雨，试图寻求法律的保护。

然而，维权远比想象中困难。网络平台上没有专门针对声音侵权的举报入口；部分内容被投诉下架后，又可能因为对方提交“不侵权声明”而恢复；有些侵权账号删除后，很快又换个名字重新出现。

更无奈的是，沈安宇因为自身的一些发音习惯，在发爆破音和摩擦音时会有真人特有的瑕疵；而AI声音完美得比真人还像真人。“到现在，我甚至觉得我读东西的质量已经比不上（模仿）我的AI了。”

“我知道那是我的声音，但我很难证明。”这是沈安宇最常讲的一句话。在400多个面临同样困境的普通配音

演员群里，大家都有着相同的痛点——如果是家喻户晓的名人“被AI”了，公众一听就知道是假的；但对于他们这些中小体量的配音师来说，举证很难。

在任相雨看来，这也是当前AI声音侵权案件最突出的难题之一。

“很多当事人能够明确听出声音与自己高度相似，但要证明这些声音是如何被获取、用于训练以及最终生成内容，却并不容易。”他说。

任相雨介绍，一个AI声音模型的生成，往往涉及声音采集、模型训练、内容生成等多个环节。侵权链条被拉得很长，而真正的责任主体往往最难确定。再加上维权所需的周期和费用，导致许多遭遇AI侵权的人即使发现问题，维权过程依然艰难。

但沈安宇并没有放弃。经过长期搜集和整理，他发现已有平台直接提供与自己高度相似的声音模型，并最终决定提起诉讼。

## 我不想把声音卖给AI

事实上，沈安宇并非没有其他选择。在AI声音产业发展的背景下，曾有平台找到他，想要花一笔钱一次性购买他的AI声音使用权。在最无助的时候，他也想过答应，但妻子严厉地反驳了他。

“如果把声音卖掉，相当于是在断自己的后路。”沈安宇明白，一旦授权，未来市场上将会有无数个“自己”，而他这个真人，将彻底失去工作的机会。

“对我来说，AI不是坏东西。我自己写文案大纲、制作视频封面也会用AI。”沈安宇说：“与其说我排斥AI，不如说我排斥毫无规则（意识）的滥用者。”

在他看来，技术本身没有善恶。他不反对技术进步，但真正让他担忧的是，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，相应的规则和边界仍然缺失。对于他来说，问题不在于处理某一个侵权账号或AI工具，而是整个行业在制度上仍没有明确的规范。

他坦言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私下和解或许是更现实的选择。但他仍然希望看到一个正式的判决结果。

“如果我的坚持能给行业带来哪怕一丝一毫的规范，或者让这个问题被关注到，那一切的付出就都值得了。”沈安宇说。

事实上，他早就尝试过为自己发声，但并没能引起多少关注。转机出现在2026年3月中旬：国内知名配音机构729声工场旗下多位配音演员发布联合声明函，公开呼吁规范AI声音训练与使用问题，在行业内外引发讨论。

看到越来越多同行开始站出来发声后，沈安宇再次发布了讲述自己遭遇的

视频。评论区里，网友意识到原来AI配音背后可能存在未经授权的声音采集；也有人留言表示，过去刷到相关视频时，从未怀疑过那些声音并非真人录制。

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雨辉告诉记者，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各个行业，而配音演员只是较早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。

“技术发展太快了，今天制定的规则，明天可能就面临新的问题。”吴雨辉说，“更重要的是确立一些基础性的原则，由这些原则去引导人工智能相关研发和应用行为，从整体上把控风险。”

他表示，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制度建设。未来几年，相关立法有望进一步完善；与此同时，围绕AIGC的司法规则也正在逐步形成。

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冲击的人来说，这种回应或许来得并不轻松，但至少已经开始。

截至记者采访时，沈安宇仍在等待案件开庭。

每天，他依然会坐到电脑前，戴上耳机，打开麦克风。短视频解说、人物故事、电影旁白，零星的订单还会不断发来。

只是与过去相比，他守护的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。

还有那个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## 日卖千碗粉，撑起一个家

# “00后”潮汕女孩在深圳活成自己的靠山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李艺戈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李艺戈



▲小黄在炒饭

▶小黄在搬煤气罐



“虽然我的身高只有一米五，但是扛得起煤气罐和大袋米。”近日，在一段网友随手拍的深圳城中村视频中，“00后”潮汕女孩小黄开的汤粉店在网上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。前些年，小黄跟随父母来深圳务工，在玩具厂、美容院、黄金加工厂一番打拼之后，她决定到城中村创业。几年时间，她还清了家里的负债，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心仪的车。“深圳不认起点，只要你敢拼、敢扛，总能挣到一条出路。”她说。

## 从流水线工人到小店店主

近日，有位网友在这家城中村小店吃饭，拍下小黄忙碌的身影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。这位网友自述，自己还在实习期，补贴不多，这家店最便宜的套餐只卖4块钱。好奇之下，这位网友跟小黄有了简单交流，了解到她是潮汕人，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，还有弟弟妹妹，14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了深圳。小店每天卖出上千碗粉，她因此帮家里还清了外债，还给自己买了车。小黄的经历对这位经济窘迫的网友也是一种鼓励，所以网友将视频发布在网上，并收获了数十万点赞。

熟练颠锅、翻炒、出餐，动作利落干脆……在深圳龙华的城中村，记者找到了正在小店后厨忙碌出餐的小黄。过了饭点高峰期，小黄和记者聊起了自己来深圳的经历。她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厂流水线工人，时薪仅9元。为了多挣点钱，她辗转多个行业：在美容院，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；在黄金加工厂，双手长期浸泡在药水中。她还做过电商客服，尝试过财务岗位，却都做得不顺利。

早年打工时，吃住在家里，小黄的工资悉数上交父母，每月仅给自己留300元零花钱。当时年纪小，她也给自己留出玩的时间，曾经有一年不工作，靠着积蓄“无所事事”。父亲长期患病，

需常年吃药打针。有一年过年在老家时，债主上门追债，这对小黄触动很大，于是她决定担起责任。

## 从抗拒油烟到独挑大梁

在姐姐的鼓励下，小黄萌发了创业的想法。当时，她到姐姐开的汤粉店里玩，“当时我听着机器发出声音，一会儿就有一个单进来，那种感觉太爽了！”小黄告诉记者。

从未碰过锅铲、对油烟充满抵触的她，仅用一周时间学习做汤粉、炒粉的技术，便毅然决定创业。从找店铺、装修、采购设备到正式开业，全程只用了大约20天。启动资金全部来自贷款。

刚开始，她经常将粉炒焦、炒糊，加上选址不好，首店开业一周就“废了”。随后，小黄决定迁址，结清租金，带着所有设备搬迁。2021年时，新店开张。新店步入正轨后，与她一同创业的女孩决定退出，她就自己把店扛了起来。曾经让她憧憬的订单通知“叮叮”声，变得越来越频繁。因为价格实惠，她店里的外卖订单从每月200多单，逐渐增长到七八百单，最高的时候日订单量上千，店铺积累了近七成回头客。

小黄爱美，学了化妆。记者见到她时，五官秀丽的她，配以精致妆容。她说是因为跟年轻店员打闹，不小心将脸上刮出一条长长的红印，因此带妆上

班。她也坦言，自己曾经也厌倦厨房的高温与油烟，衣服干了又湿、湿了又干，但看着稳定的生意与逐渐好转的生活，所有辛苦都变得值得。

## 用双手撑起生活的底气

面向未来，小黄更有底气了。近期，店里订单有所下滑，她决定恢复24小时营业，并且租下隔壁的店面，扩大产能。

后厨铲勺、外卖打包、店面清洁、售后处理等环节，都由个子娇小的小黄和另外两名年轻员工一起完成。

面对暖心的顾客，她一直心怀感激，“很多客人都挺宠我的，会主动帮我收拾好餐盒丢掉。”刚开店的时候没钱，店铺招牌是小黄自己买的，用两块泡沫板贴上去的。后来，一家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过来走访后，向平台申请，帮她更换了桌椅和核心设备，并安装上一个发光的招牌，让这家在巷子里的小店，愈加醒目。

在巷子尽头，小黄不仅帮家里把几十万元的外债还清了，还“头脑一热”，贷款给自己买了一辆奔驰车。虽然还贷压力很大，但她觉得“可以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很酷！”

“深圳从不看起点，只看你敢不敢拼。我就是自己的靠山！”这是小黄最深刻的感悟。从流水线女工到餐饮小店店主，从负债前行到独当一面，年轻的小黄在深圳的烟火气里，“挣到了一条出路”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

2026年6月6日

星期六

责编 景瑾瑾

美编 陈日升

校对 朱艾婷

有本版新闻线索  
请扫码加群爆料

